

文学在日常经验之上寻求超越

朱一帆

日常经验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是文学真实品格的重要凭借。在作品中展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姿态和心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内容。一定程度上说,文学的发展依靠的正是不同时代作家书写日常经验的丰富性与差异性。日常经验依然是当下文学中塑造人物和推动叙事的重心,体现了作家记录现实的愿望,与现实对话的勇气,外在映射着人民的生动实践,传播中国经验,内在确证着人民的精神需求,彰显中国精神。

走进生活深处,面向日常经验本身

德国文艺评论家本雅明指出,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经验的贫乏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体,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经验的贫乏”。西方文学界曾经出现过反日常经验写作的浪潮。这一面对日常经验的态度,导致文学创作不再从日常经验出发,而立足于对人类历史上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模仿。被复制、被制造的经验,充斥在文学作品之中,充满着漫无边际的虚构与空想。虚构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重要面向,标志着人类对美好的、理想状态的追寻,代表人类精神所可能达到的高度,但是虚构的出发点,一定是基于现实的日常经验。没有日常经验的虚构,如无根之木,无所依凭。这一反日常经验的写作,也最终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人为制造、闭门造车的日常经验,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日常经验,无法产生感动人心的力量。

日常经验仍然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作家於可训在回顾自身创作经历时,曾经指出是日常经验给予他文学创作的灵感。作家贾平凹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观时,也提到小说创作就是基于日常经验的写作。70后作家魏微认为自己这一代人写作的意义,正是来自“每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这些话语诠释了作家走进生活深处,面向日常经验本身,

日常经验书写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

学者蒋寅曾经指出:“日常经验,就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各种事物、事件产生自然反应和直接感受的心理过程。”换句话说,日常经验由作家所处的日常世界和作家对这一日常世界产生的心理感受两方面构成。小说中的日常经验书写,外在反映了小说所处的社会现实。《红楼梦》中不可能出现贾宝玉喝咖啡的日常经验书写,正如当下的小说创作不再可能将女性裹小脚作为一种即时日常生活场景进行呈现。小说中的日常经验书写,与小说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下文学书写正在发生的乡村日常经验,为山乡巨变存证。书写个体与大自然互动过程中的经验,是传统乡村日常经验展示的重要面向,因为传统农耕文明展现了个体与大自然直接而深刻的关联。当下文学也展示这种日常经验,只是在传统基础上多了新的因素。比如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不再局限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日常劳动经验,而是在个体与土地互动的过程中,为传统乡村劳动经验赋予现代性,指向的是基于乡村日常劳动经验之上的新趋向。任何日常经验

都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这样鲜活的、正在发生的宝水村日常经验,映衬着乡村振兴这一社会实践。此外,还有关仁山表现华北白洋淀水乡日常经验的小说《白洋淀上》,欧阳黔森书写南方贵州紫云镇日常经验的小说《莫道君行早》,以及杨志军描写青海藏区日常经验的小说《雪山大地》,都以热气腾腾的乡村日常经验,共同谱写着美丽乡村建设新篇章。

一般意义上说,历史叙事需要真实的历史经验。但是今人写历史小说不可能真正穿越回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那么,对历史叙事中日常经验的还原,成为当下文学历史叙事真实性依凭的重要手段。那些被还原的日常经验,散落在残酷的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书写中,映照着中国人民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进行的卓

没有被精神照亮的日常经验只是一块“破抹布”

文学创作依赖于对日常经验的呈现和挖掘,但是如果文学仅仅局限于表现这种日常经验,那么就失去了自己的文体意义与价值。文学中的日常经验,需要被灵魂擦拭,也需要被精神照亮。如魏微所说:“如果日常没有精神笼罩,它就是一块破抹布。我心目中的日常写作,就是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贴着自己写,却写出了一群人的心声。有自己,有血肉,有精神,总而言之,哪怕是写最幽暗的人生,也能谈出光来。”

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要有超越日常经验的勇气,要有整合现实和历史的精神力量。生活在纷繁、庞杂的社会现实当中,每个人的日常经验都是独特的、具体的,但同时也是局部的、细微的。苛求任何一个作家把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作家要“迎难而上”,退回到只书写个人日常经验的狭窄世界中。文学评论家李迅雷就当下文学创作现状进行评析时指出,现在一部分青年作家以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创作,忽略了历史的变化。作家创作需要个人日常经验,但是同时也要突破这一经验,要有用灵魂穿透现实、整合历史的能耐。文学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记录现实,就日常书写日常,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文学的价值大打折扣,甚至文学存在的意义都是可疑的。

绝努力。比如孙甘露的小说《千里江山图》,用诸多笔墨展现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市民日常经验。比如,小说开头对崔文泰喝猪杂汤的描写,“不知道为什么,崔文泰一时间特别想喝碗猪杂汤,汤里有几片番茄,他撒了很多胡椒,再来两块烧饼。一碗又香又辣、稍微有些烫的猪杂汤下肚,他顿时觉得心里踏实多了”。这一看似溢出的日常经验书写,实则映衬出当时上海地下工作的复杂境地。又比如劳伟的小说《石头城》,花费大量篇幅书写抗战爆发前南京市民的日常经验。从户部街小酒馆的干丝、茶干与萝卜饼,写到南门外大街的棺材铺,再写到雨花台,这些市民的日常经验,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南京人民抵抗残酷侵略的底色,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与坚强。

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追求通过宏大叙事提升日常经验的审美品格,就需要善于在日常经验书写的基础上,呈现一代人或者集体性的理想与激情,经由个人日常经验抵达崇高。梁晓声在小说《人世间》中从周秉坤的日常生活出发,展现了50年来中国社会波澜壮阔。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呈现了主人公洗河细密的日常经验,从这日常经验叙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作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进城宏大叙事的观照。当然,这个过程中也要避免因过分偏重宏大叙事而带来日常经验观念化、板结化的问题,力求在适度、克制的日常经验书写中建构宏大叙事,展现超越性精神。

小说中的日常经验书写具有能动性,不仅帮助读者增加新知识,更重要的是影响读者的心灵。日常经验书写是一场心灵的契约。作者在这张契约书上镌刻自己的灵魂,读者也在这张契约书上读到灵魂深处的声音。於可训在《渔人故事集》中用对历史的善意、温情与期待,展示了一群生活在太白湖、成长在长江边的渔人的日常经验世界。作家周瑛璞在长篇小说《芬芳》中讲述着杨梨芳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但是“命运纵有旋涡,人生终有‘芬芳’”仍是作品的灵魂底色。被灵魂点亮的日常经验,包裹着善意、温暖与温情的日常经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看到美好,确认希望就在前方闪烁。

书评

从平凡里写出伟岸

——读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
贺绍俊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洁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

秦岭是巍峨神圣的,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作者明确了秦岭是必须敬畏、爱护的一个精神符号,但是当地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一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作者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家人们称作“秦岭人”,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

作者在近3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她写的护林员在秦岭干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长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化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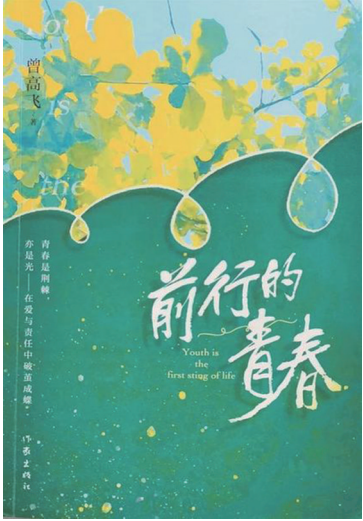
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

作者认定了要往平凡里写,而我们却能够从这些平凡的故事中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作者情不自禁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舍在平凡的小事里。”作者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地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她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

作者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她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扬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保护不是一“封”了事,而是给生活提供了创造的源头。我们从书中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来越美丽了,而且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了。作者抱着回家的心态“过秦岭”,她也充分写出了秦岭这个家的温暖。当读者阅读这部作品时,相信也会找到回家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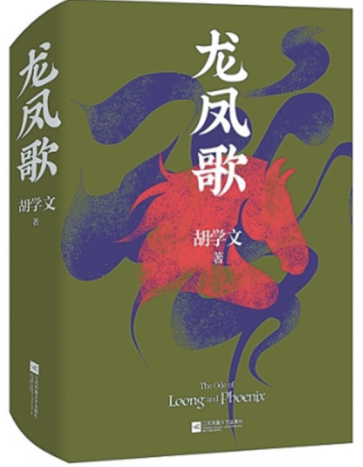
荐读

叩问青春



《前行的青春》是曾高飞特意向母校长沙理工大学70周年校庆献礼而创作的小说。小说讲述了长沙某大学一群男女生的学习、生活和情感世界,真实地展现了这群00后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争执走向和解、从推诿走向担当的心路历程。

朝向生命意义的追寻



乡土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条主线,在进入21世纪后,伴随乡村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与挑战。《龙凤歌》写的是乡土故事,用的却是现代的艺术结构。小说人物成长于北方乡土,亲历着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他们的生活与情感烙印着传统的影响,又迸发出对现实和未来的渴求。作品对生命价值的深度挖掘,以及

对精神世界重要性的强调,无疑是对浮躁心态的回应。它澄澈地告诉我们,一个人活着,不能完全被外在的物质世界所左右,而要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亲子共读

胡攀学摄

诗的样子

王彦明

我在乡村教书,给孩子们讲诗,许多同行都好奇:为什么要讲诗呢?既耽误教学进度,又不能让学生获得高分,连高考作文都标明“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可我依然在读诗、讲诗,带更多的孩子认识诗、理解诗。

最初,我是在学校的文学社给孩子们讲,从徐志摩讲到舒婷、海子,在他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折回了戴望舒、闻一多。适应诗的变化,理解诗的内涵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何况诗还有着不同的样态,而这又总让学生们对写诗充满焦虑。我跟他们说,我手写我心即可,从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开始就行,不妨就从教室里飞不出去的麻雀写起,从冬天窗外风吹树林的声音写起。

我第一次对诗有了清晰认知,源于阅读江弱水先生的《诗的八堂课》。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诗的形成机制以及诗的内部逻辑,这些知识如百川汇聚大海一般,形

成了我脑海中关于诗的整体面貌。

从古典诗走向现代诗,这一发展历程中有很多突破和创新。某些诗歌阶段,譬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出现的时代,人们会囿于音韵,但并不会“以文害意”;而到了李白、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大胆突破形制,一样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般人以仄韵形成沉郁顿挫的情绪,李清照却用密集的仄韵表达激昂的情感,随即又用清新的意象和语词对其消解,形成情感的迂回,这也是她诗歌的专属风格。

类似这样的突破和创新,不正是青年人应该呈现的精神状态吗?逐渐从稳定的节奏,走向不确定的表达,仿佛也是一场人生的隐喻。学生接受知识,是稳定态的知识,而面临人生的种种问题,则满是变数;在诗里体验这种变化,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自己的人生。

诗没有框架,没有绝对的一致,变化

就是心绪的节奏,就是时代的呼吸。到了近现代,语言现代化暗合精神的现代化。现代诗可以成为影像,也可以是瞬间的感觉,还可以是对未知世界的捕捉……它的样子,是多样而反复的。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单一化,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接受的知识与信息使得他们往往个性突出,喜欢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不断延展,而诗的丰富性正可以与之呼应。

我曾经读过一首写风景的诗,反复查找其中提到的地名,未果而终。后来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非确有所指,不过是诗人将内心的世界具体化罢了。直至读到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渐渐就理解了自己的贫乏,知道诗意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诗从大地而来,浮在空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诗的根扎在心灵深处。后来再读沈从文、汪曾祺、余华和莫言,就觉得诗的